

行业监管制度规范变迁是否促进了 审计师声誉的提高?

——来自具备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经验证据

张俊民,刘雨杰

(天津财经大学 商学院, 天津 300222)

[摘要]选取2010—2012年43家具有证券和期货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模型探究注册会计师行业2009年以后主要监管制度的变迁与审计师声誉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规范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个人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方面的监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审计师声誉的提高。

[关键词]行业监管制度;制度变迁;审计师声誉;独立监管模式;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内部控制审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5)01-0057-09

一、引言

2009年以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先后以“创体制、建机制、优制度、筑网络”为主题,积极推进行业建设与科学发展。制度建设是行业发展的基础,所以监管制度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中注协从2009年开始狠抓行业制度规范建设,联合财政部等其他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和指导性的制度规范来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2011年一年,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和中注协合计制定(修订)制度达808项之多,全国会计师事务所及党组织合计制定(修订)制度达到57089项^[1]。随着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修订颁布和其在国际趋同背景下的不断完善,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规范越来越健全,我国也正经历着行业制度的变迁过程。

一般认为,制度变迁是指“一个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2]。根据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按照变迁的速度不同,可以分为渐进式变迁和突进式变迁。前者的新旧制度过渡相对平稳,衔接较好,而后的制度变迁是在短时间内果断完成,不太注重过渡和衔接。按照变迁的规模不同,可以分为单项(局部)制度变迁和整体制度变迁。按照变迁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导性变迁一般是指当旧的监管制度存在的固有缺陷逐渐被放大、不再适应现实监管环境时,个人或者组织在原有基础上自发建立新的制度的过程;强制性变迁一般是指政府、行业组织或者其授权的部门以强制力颁布实施制度的过程。从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角度来说,

[收稿日期]2014-07-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218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A790193)

[作者简介]张俊民(1960—),男,山东鱼台人,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会计监管与审计理论;刘雨杰(1989—),男,天津人,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监管与内部控制。

在准则国际化趋同和行业发展日趋加快的背景下,目前行业的监管制度变迁一般是以渐进式变迁和局部制度变迁为主,而且正在逐渐形成诱导性变迁和制度性变迁共存的局面。例如,《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注册会计师诚信宣誓办法》等规定的出台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的实行就是为了适应行业环境而发生的诱导性变迁;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开展和指导性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颁布就是强制性规定的出台而产生的强制性变迁。

行业监管制度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约束行业内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引导行业更有效率、更完善地发展。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来说,中注协、财政部等颁布各种监管制度和规范都是为了约束会计师事务所,引导会计师事务所提高执业水平,从而推动行业进步。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水平的提高,理论上应该会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质量的提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提高。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呢?2009年开始,大量新的制度规范的施行,使得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制度规范出现大幅变化,行业正在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本文拟以注册会计师行业2008年以后最有代表性的规范会计师事务所、规范注册会计师个人和规范被审计单位的行业新制度为基础,试图利用实证方法验证新制度变迁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审计师声誉的提高,从最近几年行业制度变化的短期效果中寻觅制度变迁长期影响的端倪。在理论上,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展和丰富注册会计师行业领域的制度变化方面的研究,从会计师事务所而不是上市公司的角度拓宽衡量审计师声誉变化的研究思路;在实践上,通过对制度变迁施行效果的研究,本文试图验证行业监管制度变化对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的促进作用,间接考察行业监管制度变化是否促进了审计质量的提升,从而对于监管当局如何通过改革和完善制度体制提高事务所服务水平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二、文献回顾

因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制度发展建设还很不成熟,相关制度体系建立的时间不长,所以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制度变迁方面的研究资料较少。无论是审计制度的“脱钩改制”,还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做大做强”和“国际化”,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均具有相关规定不够完善的背景下的政府关联性^[3]。政府主导的制度变革,使得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制度变迁还是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要模式展开的^[4]。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方面针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制度变迁的模式进行研究。从注册会计师执行制度的恢复到建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无不渗透着国家的强制性^[5]。但是随着行业发展的深入,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政府监管模式开始暴露出非常多的缺陷,它带来了监管的低效率和行业的利益冲突,行业的制度变迁开始嵌入更多独立监管模式的内容,同时融入了更多的诱导性变迁的因素。季泽、国赟从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非自然性和渐进性入手,分析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成本,包括制度确立的社会成本、时间成本、动员和组织学习成本、瓶颈区间成本等内容^[6]。另一方面,学者们通过与国外制度变迁的比较给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制度变迁出谋划策。张竞元分析了美国注册会计师监管由原来的行业自律监管向行业外独立机构监管过渡的过程,提出国外的经验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有借鉴意义^[7]。曾艳霞也以英美注册会计师监管模式的变化为借鉴,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制度发展提出建议^[8]。近几年,随着审计风险的增加,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引入和变迁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巍巍、朱卫东和吴勇从制度变迁视角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历程加以梳理和定位^[9],而陈汉文和王冲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美两国内部控制管制变迁的背景,结合产权与国家视角,对我国内部控制管制演变的路径给出了描述和分析^[10]。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现有文献更多的是梳理、总结注册会计师行业某个具体领域的制度发展历程,或者从理论上分析制度变迁的类型、进度以及带来的影响,尚未有比较成熟的针对制度变迁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采用实证方法研究注册会计师行业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三、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2009年以来,中注协先后以“创体制、建机制、优制度、筑网络”为主题,积极推进行业监管建设。制度建设毫无疑问地成为规范行业监管的核心。为了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制度的完善,各种趋同于国际的、全新的行业监管要求陆续出台,这些监管制度的设立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制度变迁的进程。我们对2009年以后颁布的大量新的行业管理制度按照规范注册会计师个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和规范被审计单位三个不同的针对领域进行了简要的汇总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2009年以后行业新实施的监管制度和规范简要统计汇总

制度监管领域	2009年以后的主要新制度
规范注册会计师个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2009)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职业道德守则》(2009)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2010)
规范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廉政规定》(2013)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管理暂行办法》(2010) 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2009,2011) 《会计师事务所综合管理办法(修订)》(2011) 《新业务拓展工作方案》(2011) 《新业务拓展战略实施意见》(2011) 《注册会计师业务指导目录》(2010年开始每年发布)
规范被审计单位,降低业务风险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年5月)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在内的18项内部控制配套指引(2010)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1—6号文件,涵盖了职业怀疑、函证、存货监盘、收入确认、重大非常规交易和关联方等方面内容(2013)

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虽然在2008年5月颁布,但是该制度自2009年7月1日起实施,本文考虑到该制度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重要性,将其纳入本汇总。

在“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制度趋同”和同时“大力发展本土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双重战略下,各种纷繁复杂的新实施的监管制度都是为了提高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质量和行业监管水平,进而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社会声誉应运而生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制度的变化中窥探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2009年以后的制度变迁和演变走势。

在规范注册会计师个人的各种监管制度演变中,职业道德守则的出现毫无疑问是足以改变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路径的大事件。“安然”和“世通”事件之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诚信问题和审计师声誉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而最近几年,国内审计失败案件的频出也危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银广夏、中天勤、万福申科和绿大地等舞弊案件的出现使得注册会计师行业对执业人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规范执业注册会计师和非职业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守则应运而生。规范行业从业人员行为的准则的完善将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行为的独立性起到明显的约束作用,进而对建立和提升审计师的声誉起到督促作用。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注册会计师行业个人职业道德守则制度的变迁会促进审计师声誉的提高。

在规范会计师事务所的各种监管制度中,我们选取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和新业务拓展制度作为研究重点。关于监管制度,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监管制度一般为协会监管和独立监管,其中协会监管的主要方式为周期检查和以风险为导向的检查。显然,周期检查在时间上比较固定,属于抽查性质;而以风险为导向的检查更偏向于执行一种持续性的检查控制过程。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就属于典型的行业监管中的周期性检查制度,它源于应对2002年美国安然等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及国内银广夏等事件导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危机。2004年,中注协开始对全国所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质量实行试行的检查,将以具体案件查处为主的事后监管制度转变为事前防范的监管制度。这一轮对会计师事务所执行的每5年检查一次的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在2008年圆满结束。2011年是中注协的“制度建设年”,中注协酝酿对行业的执业检查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在对原有执业质量检查制度进行修订的同时,强化了质量检查的力度,同时建立事务所的分类分级监管制度。2011年开始施行的“进化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贯彻“周期性检查为基础,防范系统风险为核心,体现独立监管要求”的思想,更贴近国际化的监管要求^[11]。一方面,从执业质量检查的诱导性变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注协对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鉴证业务质量的深层次要求,而业务质量的提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事务所审计声誉的提高。另一方面,本着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壮大、本土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宗旨,中注协从2010年开始每年发布《注册会计师业务指导目录》,并在2011年发布了《新业务拓展战略实施意见》,这些制度的明确化可以视为对注册会计师“程式化”的业务拓展指导,它们可以引导会计师事务所拓展业务领域,提高行业价值。新的业务拓展制度的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拓展各个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领域,提高其总体收入,随着服务质量的提升和行业价值被广泛认可,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的变迁会促进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的提高。

假设3:会计师事务所新业务拓展制度的变迁会促进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的提高。

在规范被审计单位、降低业务风险领域的制度演变过程中,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建立开启了行业鉴证业务的崭新篇章。随着经营环境的日趋复杂化,良好的内部控制在降低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方面的作用与日俱增。“有关内部控制的法定审计制度出台的最初直接动因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财务报告所含相关信息的可靠性问题,该审计是对现行财务报表审计的有益补充和自然延伸。”^[12]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部和中注协先后在2008年和2010年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初步建立了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以指导被审计单位完善内部控制治理结构、控制经营风险,这两个规定也正式将内部控制审计纳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内容。由于“推动对内部控制予以评价、审核和审计的核心力量是有关政府部门及其监管机构基于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提高上市公司营运质量所作出的制度性创新安排”,因此内部控制审计主要“围绕不断增强财务报告所含相关信息的可靠性、尽量满足投资者对高质量财务信息的需求”^[12]。这是内部控制审计的范围目前更多地针对财务报告和相关信息领域的原因,也是现有制度下权衡国际趋同要求和行业现状后的选择。对被审计单位而言,它们需要按照内部控制目标建立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同时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对于事务所而言,专业人员需要在年末对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作为财务报告审计的延伸和补充。这无论对于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和风险控制以满足监管需要,还是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提高审计质量和行业价值,都大有裨益。从这个角度上说,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实施,可以夯实审计业务的基础并促进审计业务水平的提高,这对事务所专业胜任能力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在扩展会计师事务所服务领域的同时,也会督促会计师事务所提高鉴证业务质量,从而提高事务所声誉。因此,我们提出假设4。

假设4:内部控制审计领域的制度变迁会促进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的提高。

四、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 研究模型和变量设计

针对职业道德守则制度的表征变量,本文选择了事务所受到处罚或者惩戒的情况作为变量指标:事务所如果没有受到过中注协的惩处,则说明其执业过程中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维持较好,那么贯彻职业道德守则制度就较好。如果事务所在某一年受到中注协或者证监会惩处,则取值为1,否则为0。

对于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和新业务拓展制度的表征变量,本文选择了事务所的审计收入和注册会计师(CPA)人数作为变量指标。一方面,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对事务所的最直接督促作用就是审计质量的提高,而审计收入和注册会计师人数是考察审计质量的良好量化指标。前人的研究得出,CPA 人均收入是衡量会计师事务所核心竞争力的良好指标,而总收入和 CPA 人数正是主要计算基础^[13],这也间接为本文的变量选择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在新业务拓展制度的指导下,进行业务拓展的事务所经营收入会有所增加;同时,为了扩展业务,从业人员数量也会有相应程度的增加。另外,一般认为,审计质量越高的事务所会承接越多的审计业务,因此本文选取了事务所承接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数量作为反映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实施情况的变量指标。

对于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表征变量,本文选择了事务所承接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数量作为变量指标。一般认为,承接内部审计业务数量越多的事务所,其内部控制审计的质量越受到认可,执行贯彻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程度越好。

对于审计师声誉的替代变量,本文选取了中注协公布的事务所百大排名信息中的综合评价得分。这个评分是以除去事务所营业收入、CPA 人数和处罚情况后的其他“软条件”为标准计算得出,因此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事务所在软件实力和其他方面的综合实力,可以作为审计声誉的良好替代变量。

由于在制度变迁方面前人几乎没有成型的实证经验研究,因此我们尝试建立一个狭义的实证模型来描述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审计师声誉之间的关系。各个变量的描述见表 2,模型如下:

$$Audit = \beta_0 + \beta_1 Income + \beta_2 CPA + \beta_3 Punish + \beta_4 Num_audit + \beta_5 Num_innercontrol + \varepsilon$$

(二) 样本选择

表 2 变量描述表

变量名	预期符号	含义
<i>Income</i>	+	事务所营业收入
<i>CPA</i>	+	注册会计师人数
<i>Punish</i>	-	事务所的处罚和惩戒情况
<i>Num_audit</i>	+	事务所承接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数量
<i>Num_innercontrol</i>	+	事务所承接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数量

由于全国范围内会计师事务所数量繁多、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我们选取在证监会备案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研究对象,在考虑各

个事务所的合并撤销以及证券期货资质的变化后,以 2013 年登记备案的 43 家具备证券、期货资质的并且具有审计上市公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研究对象。鉴于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是自 2009 年开始实施的,当年的样本数据并不齐全,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界定为 2010—2012 年三个会计年度。全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注协每年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信息》、中注协每年定期公布的审计快报和 CSMAR 数据库,部分数据经过了手工整理。三个会计年度的数据中,每年都是 43 家,合计总样本为 129 个,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软件为 stata11.0。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3 按照年份分组列示了 43 家具备证券和期货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10—2012 年度事务所综合评价得分的平均水平逐年提高,表明事务所的审计师声誉正在得到更多的认可。另外,由于各个事务所的规模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各年份各事务所的审计收入和注册会计师人数之间差距比较大,直接表现为标准差比较大。同时,各年度事务所的处罚和惩戒情况(*Punish*)平均值分别为 0.23、0.16 和 0.12,说明在全部样本中受到处罚和惩戒的事务所所占比例逐年降低,侧面印证了职业道德守则制度的演变对于各个事务所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各年 CPA 人数(*CPA*)和营业收入(*Income*)的平均水平逐年上升,而各年事务所承接的审计业务数量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数量的平均水平也逐年提高,这些情况侧面验证了执业质量检查制度、

新业务拓展制度和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变化促进了事务所服务水平的提高。

表 3 按照样本年份分组的描述性统计表

年份	变量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2010	<i>Audit</i>	43	43.30419	5.330606	31.03	54.67	42.34
	<i>Income</i>	43	47816.8	70540.37	5060.33	296065	16712.12
	<i>CPA</i>	43	463.9767	436.5088	98	2304	285
	<i>Punish</i>	43	0.232558	0.427463	0	1	0
	<i>Num_audit</i>	43	46.30233	51.72893	2	202	30
	<i>Num_innnercontrol</i>	43	1.255814	5.786244	0	38	0
2011	<i>Audit</i>	43	46.74023	6.341481	36.16	63.38	45.11
	<i>Income</i>	43	59560.37	77081.36	6027.9	295674	26138.22
	<i>CPA</i>	43	468.093	418.3355	110	2179	320
	<i>Punish</i>	43	0.162791	0.373544	0	1	0
	<i>Num_audit</i>	43	51.46512	60.56297	3	285	31
	<i>Num_innnercontrol</i>	43	5.046512	6.965744	0	28	1
2012	<i>Audit</i>	43	51.21953	9.794899	38.62	74.25	48.67
	<i>Income</i>	43	70925.02	85768.79	5413.88	322629.2	35127.5
	<i>CPA</i>	43	490.6977	408.6104	107	1951	308
	<i>Punish</i>	43	0.116279	0.324353	0	1	0
	<i>Num_audit</i>	43	56.4186	79.31109	3	342	28
	<i>Num_innnercontrol</i>	43	21.5814	28.50583	1	134	11

注:涉及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的数据中,CPA人数和营业收入由被合并的事务所的各自CPA和营业收入合并计算而成,综合质量得分指标由各被合并的事务所的各自得分取加权平均计算而成。

表4列示了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反映了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大部分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5以下,但是个别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因此需要考虑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对于面板回归数据利用方差膨胀因子对模型的主要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为5.43,明显小于10,因此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Pearson(Spearman)相关系数表

	<i>Income</i>	<i>CPA</i>	<i>Punish</i>	<i>Num_audit</i>	<i>Num_innnercontrol</i>
<i>Income</i>	1.000	0.8846***	-0.0858	0.5836***	0.5043***
<i>CPA</i>	0.711***	1.000	0.0371	0.5571***	0.4286***
<i>Punish</i>	-0.125	0.049	1.000	-0.0227	-0.1493*
<i>Num_audit</i>	0.445***	0.800***	0.007	1.000	0.4116***
<i>Num_innnercontrol</i>	0.517***	0.570***	-0.122	0.691***	1.000

注:左下方为 Pearson 相关系数,右上方为 Spearman 相关系数;***、**、*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水平下显著。

(二) 回归分析

在经过了 Hausman 检验和 BP 检验之后,本文决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在修正了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之后,我们列出了对面板数据的 GLS 统计回归结果,如下页表 5 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事务所的处罚和惩戒情况与审计师声誉的替代指标直接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表明事务所受到的处罚与惩戒情况越少,审计师声誉越高。职业道德守则制度的演变促使事务所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和执业独立性,间接促进了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进而促进了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的假设 1。

根据回归结果,事务所的营业收入和各个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与审计师声誉的替代指标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与本文的预期相符。这个结果说明,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个事务所提高职业水平和专业胜任能力,这种提升主要表现在审计质量的提高上;另外,新业务拓展制度的变迁为各个事务所提供了更完善、更系统的拓展会计师事务所服务领域的指导纲领,主要体现在事务所营业收入的提高上。而事务所的营业收入、注册会计师人数的增加,证明了各个事务所声誉的提高,印证了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变迁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声誉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假设2和假设3。

但值得关注的是,注册会计师人数指标的系数虽然符合预期,但是并不显著,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注册会计师人数的变化与事务所内部人员流动或者各个事务所之间的合并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事务所业务的拓展短期内更多地从事务所营业收入上得到体现,在从业人数扩张方面可能短期内效果并不明显,这些潜在因素都可能削弱注册会计师人数对审计师声誉的影响。另外,事务所承接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数量与审计师声誉指标之间呈现负向关系,与预期不符,而且系数也并不显著。一方面,这种现象可能是审计收入与审计业务数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所致。学者的经验证据^[14]和本次研究的样本结构均表明,审计市场中“四大”事务所所承接的审计业务数量并不多,但是却享有了相当大比例的收入,而其他事务所虽然承接的审计业务数量多,但是收入却并不高;另一方面,可能是执业质量检查制度的改革使得各个事务所在承接业务方面更重视质量、更加谨慎,使得承接业务数量与审计师声誉之间呈现负向关系。以上因素都可能影响了审计业务数量与事务所声誉之间的关系。

根据回归结果,事务所承接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数量与审计师声誉的替代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内控基本规范和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等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方面的变化使得各个事务所开始承接内部控制审计业务,而且从承接业务的数量上看,从2010年到2012年是逐年增加。这种正向关系说明,承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数量越多的事务所,其内部控制审计质量越能得到公众认可,因此拥有更好的审计师声誉。这也证明了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变迁对于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的促进作用,从而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假设4。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模型的设计进行了三种稳健性测试:第一,考虑到各个事务所的规模参差不齐,样本中各个事务所的营业收入之间差距较大,可能会影响模型回归结果,我们对营业收入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将对数处理后的营业收入(*Rev*)替代原变量(*Income*)加入模型进行回归。第二,考虑到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可能形成正面的市场反应,因此可能促进审计师声誉的提高^[15],我们从样本中剔除了涉及合并的事务所。第三,我们选用普通的混合回归方法,在设置了年份控制变量后使用OLS方法对模型重新回归,并对模型进行了相关的检验,以保证模型的有效性。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表5的面板回归结果在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方面基本一致,只有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Rev*)的符号相反且并不显著,其他主要变量的研究结论基本不变。因此,本研究构建的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稳健性测试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5 制度变迁对审计师声誉的影响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预期符号	模型 Audit
<i>Income</i>	+	0.0000698*** (6.08)
<i>CPA</i>	+	0.00142 (0.52)
<i>Punish</i>	-	-1.700** (-2.11)
<i>Num_audit</i>	+	-0.0115 (-0.71)
<i>Num_innercontrol</i>	+	0.125*** (4.78)
<i>_cons</i>		41.94*** (45.40)
N		129
Wald chi2(5)		198.51
Prob > chi2		0.0000

注:***、**、* 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下显著。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 2010—2012 年具备证券和期货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数据样本,研究制度变迁和审计师声誉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和新业务扩展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的提高,这种促进更多地体现在营业收入、注册会计师人数与审计师声誉的正向关系上。但是,新业务拓展制度促进事务所从业人数增加,进而促进审计师声誉的传导关系暂时没有找到显著的经验证据,而承接审计业务数量与事务所声誉之间没有呈现预期的关系。这可能表明执业质量检查制度的变迁在短期内并没有促进事务所承接业务数量的增加,需要更长期的过程才能有明显效果,因此在本文的样本区间无法得到体现,模糊了审计业务数量与审计师声誉之间的关系;也可能说明行业服务质量的高要求使得事务所承接业务更为谨慎,从而影响了承接审计业务数量与审计师声誉之间的关系。经验证据表明,注册会计师行业个人职业道德守则制度的变迁和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变迁,都显著促进了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的提高。

(二) 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的改革是逐步进行的,制度变迁的考察期间不够长,因此以上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我们还是能从研究结论中找到行业监管制度变革的一些方向和端倪。

第一,需要进一步推进行业监管制度的国际化趋同,逐步深化以质量为导向的监管制度变迁。职业道德守则是在考虑国际化趋同和保证审计质量双重目标下的产物,而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则是我国经济制度背景下推动行业发展的产物。至少从目前来看,这几项监管制度在行业变迁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行业国际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服务质量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的背景下,能够实现“国际趋同”和“质量导向”并进的监管制度是我国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

第二,需要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审计的监管和约束制度,以内部控制为切入点深化行业监管制度的变迁。在现代风险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内部控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继颁布的内部控制方面的指引和规范已经表明,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促进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一种趋势和方向。从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监管制度的效果非常显著,仍然具有继续推广和完善的潜力。

第三,应该关注行业诱导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配合和协调,合理控制制度变迁的节奏和进程。行业的改革和制度变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有些制度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发挥作用,因此,监管者需要注意改革的节奏,努力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随时监控新制度的执行效果,从而在一个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实现政策的平稳过渡和衔接,逐步实现制度变迁。

(三) 研究不足

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本研究的模型可能并不成熟,影响回归结果的显著性;第二,研究区间跨度较小,可能难以完全反映制度变迁的长期作用过程,而且样本数量上的限制也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显著性。这些因素都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修正和解决。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预期符号	模型 Audit
<i>Rev</i>	+	-0.00466 (-0.50)
<i>CPA</i>	+	0.0203 *** (9.08)
<i>Punish</i>	-	-2.464 ** (-2.70)
<i>Num_audit</i>	+	-0.0403 ** (-2.95)
<i>Num_innercontrol</i>	+	0.134 ** (2.67)
<i>_cons</i>		41.87 *** (40.06)
<i>Year</i>		控制变量
N		114
F		35.91 ***
Adj R-squared		0.7524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水平下显著。

参考文献:

- [1] 夏祖军. 注会行业“制度建设年”活动圆满收官[N]. 中国财经报, 2012-04-06.
- [2] 科斯 R, 阿尔钦 A, 诺思 D, 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251-377.
- [3] 郝玉贵, 陈丽君. 法律风险、政治联系与风险导向审计定价——基于中国证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3(1): 95-103.
- [4] 刘维. 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J]. 财务与会计, 2005(6): 48.
- [5] 杨晓磊.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制度变迁方式和创新[J]. 财会月刊, 2007(9): 55-57.
- [6] 季泽, 国赟.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析[J]. 税务纵横, 2003(12): 43-44.
- [7] 张竞元. 安然事件前后美国注册会计师监管制度的演变及其启示[C]//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 2006 年年会暨第 19 次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下, 2006: 5.
- [8] 曾艳霞. 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变迁的思考[J]. 财会通讯: 学术版, 2005(4): 94-96.
- [9] 魏巍, 朱卫东, 吴勇. 基于制度变迁视角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发展研究[C]//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 2008 年学术年会(第十五届年会)暨中央在鄂集团企业财务管理研讨会论文集: 下册, 2008: 7.
- [10] 陈汉文, 王冲. 内部控制管制之变迁——基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描述与分析[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29-36.
- [11] 魏宁. 中注协全面改革行业监管制度[N]. 中国证券报, 2011-07-21(A02).
- [12] 张龙平, 陈作习, 宋浩. 美国内部控制审计的制度变迁及其启示[J]. 会计研究, 2009(2): 75-80.
- [13] 邱吉福. 会计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基于聚类与决策树方法[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2(2): 77-83.
- [14] 李连军, 薛云奎. 中国证券市场审计师声誉溢价与审计质量的经验研究[J]. 中国会计评论, 2007(3): 401-414.
- [15] 王兵, 尤广辉, 宋戈. 审计师声誉机制研究: 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6): 29-37.
- [责任编辑: 黄 燕]

Does CICPA's Regulatory Regime Change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uditor Reputation?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the Accounting Firms with Security and Future Qualification

ZHANG Junmin, LIU Yujie

(Business School,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By taking 43 accounting firms with security and future qualification from 2010 to 2012 as study samples and using panel data regression research method, an empir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A industry's main regulatory regime change after 2009 and auditor reput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gulatory regimes in regulating accounting firms, CPA individuals and internal control auditing fields can improve the auditor reputation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industry regulatory regimes; regime change; auditor reputation; independent regulation model; accounting firm; canonical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nternal control auditing institution